

围

垦记

围 垦 记
柏 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WEI KEN JIWEI KEN JIWEI KEN

围

星记

柏人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垦记/柏人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55-9

I. 围…

II. 柏…

III. 小说-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罗先霖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宁海印务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2 千字

ISBN 7-5354-2055-9/I·1565 定价:1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一位美学家曾说过：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幸福、健康、才能、财富、快乐、权势等一切，但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他就会堕落成为动物。

仅将此书献给我的读者和垦区建设者们。

作 者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描写我国农业垦殖的小说。

主人公郭芳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她积极投入围垦战斗，和那里的人民息息相通，成为垦区受人爱戴的新型领导干部。由于爱情生活的困扰和仕途的瓜葛，遭受坏人和旧势力的疯狂打击和报复，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给她罗织种种罪状，使她人格被玷污，后来被囚禁在野外一个孤单的房子里含冤而死，给人留下痛心切脾的思考。

作品忠实地描绘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围垦历程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对于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值得回眸的一道风景线。

序

□汪 洋

张方品先生邀我为他的长篇小说《围垦记》作序，我欣然同意。

张方品说，顾名思义，《围垦记》是写围垦的，具体说是写当年震动湖北、武汉，并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东西湖大围垦的。他说，许多至今依然健在的“老围垦”都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早一天读到他的这部书。我相信作者所言。所以，我认为方品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本书的缘起，以及在创作初期的矛盾心情，作者在后记中已略有披露。我以为他的顾虑是多余的。农垦是一条独特的战线，对此，我知之甚少。但尽管孤陋寡闻，我仍然知道在中国整个农垦系统中，湖北垦区是有一席之地的。同上海垦区、新疆垦区、黑龙江垦区以及湖南垦区一样，湖北垦区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从最东的龙感湖农场，到最西的草埠湖农场，从最南的人民大垸农场，到靠北的官庄湖农场，以及创建最早的五三农场和位于江

汉平原腹地的三湖农场、熊口农场等等，当然包括位于武汉市郊的东西湖农场在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到过湖北垦区的绝大多数大型国营农场。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个农场都是一部辉煌的史诗；从地理的角度看，每个农场都是一部彩绘的山水画卷；从经济的角度看，每个农场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粮棉和牲猪禽蛋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又因其规模化和集团化的优势，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发展成种养加销售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新型综合经济实体，成为中国农村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中的佼佼者。每当我行走在这些农场生机盎然的万绿丛中，总是无法抑制心头的激动。我不只一次萌生写一部反映当代大型国营农场发展史的长篇小说，都因自知相关知识积累太少，底子太薄，加上种种其他原因，始终未能如愿。方品毅然做了这件工作，至少填补了湖北省正面描写农垦生活的长篇小说的空白，从题材角度说，是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贡献。

历史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刚刚从饥饿中走进新中国的4亿5千万中国人，解决肚皮问题成了第一需要，那时提出“以粮为纲”并没有错。环境是人类生存要素之一。但在人类生存的要素中，温饱问题始终是最基本的，应该优于其它要素。在吃穿不愁的今天，人们的环境意识逐步强化，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我所到过的众

多大型国营农场，都因为经济实力强于周边农村，它们的环境状况也普遍好于周边农村。仅从环境的角度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描绘当年辉煌的围垦斗争史，展现广大农垦人鲜为外界人士所知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有声有色的生活。

小说是写给参加过当年围垦的“老围垦”和至今仍生活在垦区的他们的子孙们看的，作者采用了比较容易为他们接受的章回小说形式。篇幅不长，全书约 12 万字。但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作者以满腔热情，正面描写了当年热火朝天的围垦场面，表达了垦区群众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揭示了来自不同省区民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的精神，以及他们相互间的磨擦和融合，歌颂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奉献精神，描绘了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命运。小说从围垦写到垦荒，从 50 年代后期写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浓缩了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大约 10 年的垦区历史。在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能够做到这一切，应该说是颇见作者的写作功底的。

作者在垦区出生，长大，至今仍与垦区保持紧密的联系，他在垦区人民群众的精神熏陶下，养成了乐观豁达、朴实风趣的性格，这些表现为作品中的艺术闪光。例如作品中因草包一物可以多用，而

联想到不应该把没有用的人比作大草包，还有描写腐化干部秦思奋调戏岔路口商店老板麻寡妇的话，都使人忍俊不禁。泥土芬芳的朴质，劳动者的睿智与幽默，构成了这部小说叙事话语的基本特点。

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因为作品过于简约，致使小说无论在描绘波澜壮阔的围垦斗争生活方面，还是在揭示丰富多彩的人物内心世界方面，都嫌稍浅或者单薄。但这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第一步能迈得如此坚实有力，相信作者有后劲能在漫长而坎坷的文学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于东湖梨园

作者系著名作家，曾担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



作者简介

柏人，本名张方品，生于1945年7月4日。大学文化程度，从事记者工作二十余年，曾任武汉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副主任，武汉广播电视报主编。新闻作品主要有：《汉南之光》、《汉正街的人们》、《泽国风流》、《腾飞吧，新兴的“乡土”企业》、《亟待挽救汉江》。发表过短篇小说《傻瓠》等。

目 录

序	汪 洋	1
第一回 引 子		1
第二回 十万民工 云集荒原古泽		7
第三回 闯荡人生 郭芳初露锋芒		21
第四回 虚惊一场 夜遇留洋疯子		33
第五回 风生水起 难卜仕途险恶		45
第六回 知音和同 畅叙农场远景		57
第七回 痛失垦友 挥泪凭吊英灵		68
第八回 苦战塌方 军民竞显身手		80
第九回 怒刀出鞘 软语顿化欢颜		91
第十回 排解纷争 老姬申明大义		105
第十一回 竣工庆典 长堤春潮涌动		117
第十二回 耕地行歌 花贞情迷意乱		
第十三回 耳听胡言 纪虎如堕云烟		
第十四回 草棚借宿 风雪挑灯夜战		
第十五回 即兴讲演 震撼莘莘学子		
第十六回 且怜撝荒 播种传为奇谈		
第十七回 丰收诗会 妙语惊动四座		
第十八回 心静如水 海潮居困不乱		
第十九回 深山访医 淑女真情一片		
第二十回 偷杀老牛 饥荒难防家贼		
第二十一回 哀思缠绵 无言愧对慈母		

第十二回	四清斗争 忍气吞声 指点弊端	老垮重陷囹圄 笑河铸成大错 难展宏图大业	130
第十三回	鱼目混珠 乱中添乱	文革奸人当道 计退返垦民潮	142
第十四回	含冤屈死	功过自有评说	155
第十五回	尾 声		168
后 记			176

第一回

引 子

沿汉水而下，进入长江的出口处，有一片肥膏之地，其内为水乡泽国，大湖连着小湖，堤垸接着堤垸，世代代，虽花了不少人力财力，仍经不起洪水侵袭。这些民堤民垸，像“圈羊”式的，东筑一块，西筑一块，形不成规模，也达不到设防的标准。堤坝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不是被淹没，就是决口，夏天水汪汪，冬天一片荒。当地老百姓也谈不上安居乐业，但人们守着那块老地，收多少粮食，就往肚子里装多少，一般年景在半饥半饱之中。

除了水患，血吸虫病也是一大祸害。区区血吸虫，用肉眼瞧不见，却是个十足的恶棍，样子像英文字母“Y”，雌雄连体寄生在人体内以吸血为生，人体有多少血液，全满足它的需要，直到肉枯气断，人去楼空。血吸虫病源的传播手段，更是狡诈险恶，它以卵繁殖，坐阵在人的体内，产的卵由人、畜大便中排出，见渍水后孵化成毛蚴，钻进钉螺里蜕变成尾幼，然后随水漂荡，从皮肤毛孔侵入人体或牲畜体内并繁殖成成虫。这种大循环的繁殖体系，给人们带来了灾难。生活在湖地的人，哪能离开水，捞鱼摸虾，耕种收割，洗理饮用，都在水里过日子，在它的传染下，有一个捉一个，有一双捉一对，很少有人幸免。男人患上此病，无论是活蹦乱跳的孩子，还是血气方刚的后生，临近病疫晚期，都是骨瘦如柴，挺着个硬邦邦的大肚子。所以血吸虫病也称“大肚子”病，知者的明白是血吸虫捣的鬼，作的祟，不知者还以为是“公鸡下蛋”，“借腹坐胎”，闹出悲切心酸的笑

话。当地人有首歌谣：湖区人腰鼓形，人没入门肚子进了门。东边烧纸西边坟，哭哭啼啼无后人。据医学专家认定，此物为“日本血吸虫”，何年何月传到国土就不得而知了，这洋货“进口”实在是祸国殃民，罄竹难书。

一个水，一个虫，两个恶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糟踏了一方安土，哪里有洪水，哪里就有钉螺和血吸虫，螺随水流，虫由螺出，搅得人民生活颠沛流离，家无宁日。有诗为证：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番大概说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如今这地方已经换了个模样，今非昔比，不仅是人们以前没见到过，也没想到过。这里是一个发达的垦区，有农场，工厂，商贸市场，银行，学校，医院，新型的开发区，科学试验园，休闲农业山庄，大型的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应运而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高楼林立，街道宽阔，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连那些偏远的乡村农舍，都修起了新房，不少是庭院“洋楼”，鳞次栉比，蔚为壮观。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印证了当地的一句俗话：不看锅里的粥，只看脸上的肉。这“脸上的肉”，是指生活好了，大家的脸长胖了，精神面貌也不一样。谁家是小康，抬头看楼房。置产建房是农家人的大事，也是给子孙留下的遗产，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此话用于今天也是恰如其分。

话说此地有位七十多岁的刘老汉，外号叫“垮书记”，乍听起来有点别扭。实不相瞒，这老汉从合作化以来，就担任村支部书记、大队支部书记（进垦区农场以后村政权改制

为生产大队)，他仕途坎坷，几沉几浮，书记职位垮了又当，当了又垮，像水里按葫芦，时起时落。一日，闲住在家的垮老汉正闭目养神，只听见屋外一声喇叭响，从一辆轿车中钻出一个人来，西装革履，衣鲜人靓。老汉耳聪目明，一眼认出是二儿子钱文革。老汉姓刘，怎么闹出一个姓钱的儿子？钱文革是他的义子。亲生的大儿子叫“围垦”，是那年围垦修堤出生的。钱文革在城里一家建筑公司当老板，手下的人称他“总裁”。他好久没回家了，父子相见，尤为亲热。妈和大哥国垦、嫂子也喜出望外，连忙杀鸡宰鱼，操办酒菜。侄儿子开发也偎在文革的怀里，赖着不走，要二叔带着他驾车去兜风。

钱文革的到来，为村里平添了几分热闹。乡下人和城里不一样，如今虽然是独院楼房，但不改往日串门凑热闹的民俗，何况他和村里人有特殊的情份，对伯伯、叔叔辈的自然茶烟相待，顿时烟雾袅绕，笑语满堂。女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打听这，打听那。苦了围垦的媳妇，既要忙着帮婆婆做饭，干些辅助的杂活，又要回答她们提出的问题。其实，她对小叔子的事也不很了解。一个胖嫂问：“什么叫总裁呀？他也会做女工的缝纫，搞裁剪？”

年轻的姑娘见识自然多些，有的笑着说：“大嫂，你只知道裁衣服，干家务，别人这‘总裁’是个大老板，比总经理还要大。你见到电视里打球，那个穿黑衣服吹口哨的人叫‘裁判’，是对是错，他说了算。”

“啊，他是搞体育的，难怪他长得那样魁梧，又体面，又潇洒！”

没等胖嫂说完，引起一阵笑声。刘老汉的老伴也急了，解释道：“哪是搞体育的，是搞建筑的，建房子的，你们这

些死丫头，就会捉弄你们的老嫂子。”姑娘们的比喻也并没有错，只是弯了一道弯。

不一会儿，饭菜弄熟了，全家人分礼坐下，举杯互敬，显得十分的开心、亲切。刘老汉是个不甘寂寞的人，酒过数巡，他说道：“如今这年头，都被你赶上了，吃的、用的、穿的、住的全讲个现代化、高档化，不管是什么‘化’，但离不开老话，过去的有些事，我还得要说，要讲。我们是垦区，还得讲讲围垦的事。”孙子开发说：“爷爷，围垦不是我爸爸吗？”

刘老汉笑着说：“是你爸爸，也不是你爸爸。我这个‘围垦’是指围垦建设，挑土筑堤，开渠挖沟，解放前叫围埝子，今日趁爷爷高兴，慢慢地讲给你们听。”

钱文革说道：“我听说过一些，不就是一个‘苦’吗？条件苦、劳动苦、生活苦，按现在的发展，可能也不会再搞围垦了，多累人啊。”

刘老汉说：“何止是个‘苦’字？这里还有个‘情’字，是几代人的情。解放前，我们这地方是很穷的，但也出了几个人物，且不说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只讲讲与围堤有关的。此人姓刘，本村人氏，小时候在乡里放过牛，放过鸭子，家境十分贫寒。后来随父亲到城里去谋生，早先当过牛奶厂的挤奶工，后来给外国人开设的‘洋行’跑事，学得一手经商的本事，然后自立门户，置产置业，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堪称‘商界巨子’。他一生豪气，办事洒脱，连当时的政府官员见了也让他三分，他在洋人的面前也不示弱，是个有骨气的商业人。我们村里的那座天主教堂，叫圣安多民小修院，是由意大利人主持，他学会的英语、法语得益于教堂的洋神父。后来发迹之后，在天主教堂旁边，修建了一

幢房子，样子怪怪的，青砖黑瓦，像个爬行的乌龟，乡里人都叫它‘乌龟房子’。有人说这房子是英式建筑，骂洋人像个乌龟，也有人说乌龟是长寿的吉祥物，是刘老爷待晚年回归故里颐养天年的别墅，反正大家瞎掺和，也没人去问个究竟。乌龟房子住着一个老人，村里人叫他‘土法叔’，孤独一个，早年给刘老爷当过跑堂听差，年纪大了，他不愿意在城里呆着，成了个乌龟房子的看守人。”

钱文革有点沉不住气，说道：“老爹，这围垦的故事太长了，既然刘老爷是个大富翁，他给家乡人做了多少善事？”

刘老汉说：“莫急，莫急啊，有些事看去不重要，多少有些牵连，讲故事也有个来龙去脉。这刘老爷为辛亥革命都捐过款，对家乡的事怎么不热心呢？要讲家乡的大事，还是离不开修堤，那时叫修民垵。要拦住四面八方的洪水，就要修几十里堤垵是件大工程，从哪里去弄这笔款子呢？地方的绅士们几经商量，决定找刘老爷。刘老爷生性豪爽，一诺千金，提出修堤的费用可以由他捐赠，但河堤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主事的乡绅们认为刘老爷太狂妄了，修堤应该是大家的功劳，当即有人提出不妥。刘老爷说，汉口有个张公堤，怎么就没有个‘刘公垵’。说归说，争归争，刘老爷还是为修堤捐赠了一笔款子，钱一部分用在修堤，另一部分被下面的筹办者、监工吞吃掉了，他们认为刘老爷是个大老板，赚钱容易。民垵也只做了一道地基就停住了，遗址埋在现在的围垦大堤之下。”

钱文革听了说：“前人办事也够复杂的，有争名的，有贪利的，有搭台的，也有拆台的，有赌气的，也有不服气的，真是人生百态，相形见绌。”

刘老汉说：“新社会搞围垦，是由政府出资办的，列入